

鲁迅与云南籍共产党员(上)

郑千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也是“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文化新军的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他至高的评价。鲁迅的一生结交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沈雁冰、萧三、冯雪峰、柔石、殷夫、毕群、胡风、杨之华、周扬、成仿吾、李初梨等等，交往的时期不同，交谊也或深或浅，有合作，也有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鲁迅还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工作，与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鲁迅曾集清代学者何瓦琴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把当年的共产党领袖引为“知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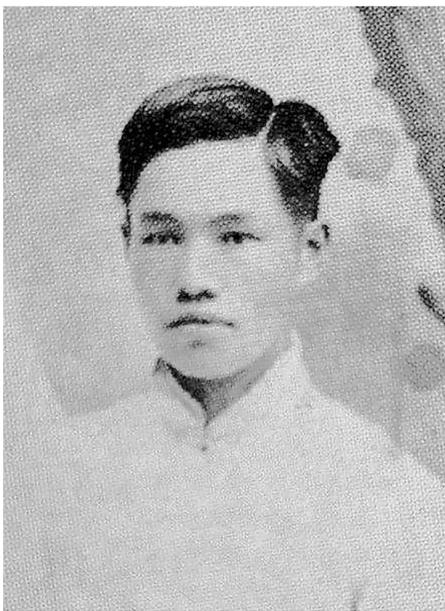
鲁迅在与共产党员的交往中，也有不少云南籍共产党员，如王有德、柯仲平、陆万美、艾思奇、雷澹波等，这些交往与交流，书写了云南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云南现代文学史中独特的篇章。

先说鲁迅与王有德。王有德是中国早期著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也是鲁迅的学生。他字叔邻，1897年生于云南阿迷(开远)红果树村(现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平远镇)。王有德自幼聪颖，读书勤奋，后陆续就读于阿迷县立初级中学及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德语系预科班学习。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等的帮助下，王有德一方面勤工俭学，一方面发愤苦读，1919-2023年他读完德语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他又进入北大国文系攻读中国文学。

王有德在北大期间，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经常邀约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留学生到图书馆整理书籍，德语专业的王有德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王有德开始涉猎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等的著作，成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之一。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组织下，由19人秘密发起成立了国内最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成立，在中国开了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先河。王有德便是19个发起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王有德参加了由陈独秀领导的“秘密行动小组”，串联发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后来他又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1920



鲁迅



王有德

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王有德即以研究会为阵地，参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支部在李大钊领导下，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决定把“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公开，经蔡元培校长同意，1921年11月17日《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招募研究会会员，王有德等19名会员作为发起人，在启事上签名。启事刊出后，挥起英等校外青年、学生、教授、工人近300人先后加入了研究会。

1920年11月，王有德加入由李大钊创建的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出席了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1年初，邓中夏、王有德等7人组成“五一”运动委员会，组织领导1000多名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喊出了“劳工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正式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使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

同年，王有德担任在工人中影响很大的《工人周刊》北京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他撰写了大量稿件，为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进步思想作出了突出贡献。《工人周刊》是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长的党刊之一。1922年，经罗章

龙介绍，王有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怀着报效国家的志向，王有德投笔从戎，他1926年进入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并担任黄埔军校编辑处任上尉翻译官。在广州，王有德遇到了北大校友、同乡、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和政治教官的王德三，中国革命前途和云南共产党组织发展等成为了他们共同探讨的话题。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有德经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队长李一平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营长，随部队东征讨蒋。1927年8月1日晨，他在叶挺麾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后转入十九路军补充第一团任团长。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王有德身先士卒，率部英勇作战。王有德在这场保卫大上海的战斗中，始终坚持战斗在前浴阵地，终因在战斗中积劳成疾，猝逝于前线，时年35岁。

王有德是在北大国文系学习时认识鲁迅的。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作为学生，王有德非常喜欢听鲁迅的课，他敬佩鲁迅的学识和胆识，还经常登门请教，喜欢青年的鲁迅都热情接待，1924年3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晴。星期休息，下午……王有德

字叔邻来。”寥寥几字，记录了与王有德交往的一斑。

1927年1月初，鲁迅从厦门转至广州，正在广州的王有德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后，便于1月30日特地和同学杨伟业一道去中山大学拜会了自己的老师。当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王有德、杨伟业来。”在简短的记述中，实际上反映了鲁迅此刻深刻的思想变化。那个时候，比较“左倾”的创造社、太阳社文艺理论界正在“围剿”所谓“封建余孽”鲁迅，这种不客观的批判，反而促使鲁迅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并且鲁迅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多有往来。在广州时期，毕磊受陈延年、萧楚女等之托密切联系鲁迅，而鲁迅因大量阅读了由毕磊送来的共产党的刊物，又与陈延年等共产党人接触过，故得以及时了解了当时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王有德这个时期与鲁迅的见面，应该说一方面是体现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也会向老师汇报一段时期自己革命历程以及受教育的心得。鲁迅后期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与瞿秋白、冯雪峰、毕磊、柔石、陈延年、陈赓包括王有德在内的共产党员的接触，应该都有必然的联系。

风物性灵相互交织

——读诗集《在水一方》

邹昆凌

杨蕊要出的第一本书，不是她早先积累的散文，而是诗集。可见，她比较在意的还是自己的诗歌作品。她的这本诗集的名字叫《在水一方》。集子收录了她近期的130多首诗作，分为“村庄旧谱”“缓忆叙述”“在水一方”“假如时光”四个部分。是一本多角度多形式的诗集。

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是证明自我生命的声音，它的修辞效果、思想形式，会比存在更加真实，其魅力也会凌驾于体验和读者的目光之上。所以诗歌仍有一种文学的浓缩轴的质感。

常常讲诗歌的方法论：体验、意象、变形，又有内外之分等，总之，一旦浸淫在诗歌里，这些手法都会在一棵树上张开枝叶，茂盛可观。然而诗歌的法理，在古今中外的评论家的手上都已说尽，这其中还是指《在水一方》的具体诗作才合适。

杨蕊从小生活在农村，所以她写家乡生态的诗是主调。如第一辑里的这首《乡村一瞥》，就展现得极概括：夜色胡乱靠近/尾随灯火进入农舍/高耸的石墙内排满一天的活计/农具透着季节的富裕/拉满的火塘内捂着冬天的黎明/几株桃花成了自己的王/走出视觉的习惯/能见村庄生长/它脊梁上的符号/无限接近风的指尖/从河上来/让村庄无比滚烫/出没村庄的人不多/老人和小孩在缝补岁月/东南西北的一角/矮墙边的野花收拢花瓣/注解一场古老的仪式/远归的人和孤独的魂魄/都赶在路上。

这首诗有共同乡愿的痕迹，但画面感和抒情性是基本的代码，由此再说她其他的诗作。看《老房子》，说老房子“它好像是一枚生锈的犁铧/插地三尺”，又说：“村庄和老房子都是会说谎的/一面叫我走进去/一面又决绝地六亲不认/我终于明白/因为它们都不与我同姓”。这是事实和情感的悖论，是现代人的处境所致。再看《亲人》：“仿佛我的亲人在一场雨里完全复活/复活在熟悉的庄稼地里/他们的血肉筋脉/总是把泥

土抓得很紧”。这些诗，是她怀念乡村老家的作品，其实是爱恋交织、非意识诗形态的歌吟，如此说，情感的真实度，在诗歌里是第一重要的，否则，诗的动人原素就谈不上。这类诗弥漫在她的整本诗集里，如《土墙》《别时已拌麦青青》等。

杨蕊的诗多是联系乡村生活的，但她能在这片土地上展开更开阔的视野和更精妙的抒情及描述。如《永远的海子》里评论海子“我想/你本身是一首不朽的诗歌/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醒来，我还活着》：“上辈子的我或许是男人/而且是士兵/用生命贴近这片泥土”，这是写滇西抗战的自我投射，显出壮烈。而在细巧的借物抒情上，如《梨花序》：“梨花从远处捎来/有……清风烟雨露/还有做过的梦/突兀的露天火车/穿过梨花的飘落/几万株梨花依然是迁徙之徒/借着黎花的白/布地造光/月光在他的衣服上打结/生活的泥泞暂时放下/敬奉最纯净的泪水/大地悲悯/灵魂和草木不朽……”再如《邂逅一场雪》：“牧羊人还没挥鞭打出鲜花/遇上一场雪/白了所有被放逐的流年”等。

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蕊诗歌的掌控幅度，的确有很多可赞的思考和自在。在诗性的处理上，杨蕊有鲜明的抒情倾向，常常物我相谐，风物性灵相互交织，这类诗画面和情感都很好，传达到位，如《金沙江边的情愫》就有代表性，这类型的诗还有《离歌》也是狂放而自在的：“此时/我需要畅快地在风里/把头发打散奔跑/呼喊/跌倒在/看可察见我的，她除了写老家农事和童年少年境遇外，也有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和关注，这种道德取向，不仅蕴含在如《石头的宿命》这类预感风土不再的诗里，也体现

在城市五光十色掩饰下的边缘处，如她的《拾荒者》：“他们/在人群中/重复出现在街角/巷口/蛇皮袋里积攒着全天的生计/降临的暮色到处追赶着慌乱的脚步/把他们向更小的空间挤压/直到逃出城市的光影……”这是下层人群的悲剧的状况。借此，要提及杨蕊的诗歌的技术。从《拾荒者》一诗看，她的叙事才能细节、捕捉、语言、韵味，都是很到位的，这在于她作诗之初的散文功底，一看就知道文气的秩序把控，但从散文到诗，是另一种形式追究，也正吻合她的《在水一方》论述她的诗歌方式和克服散文化的某些倾向。

古今中外的诗学其实已说尽了诗歌原理，只是用语方法有别而已，如我读薛涛的《一瓢诗话》，说到诗的创作情况：“必先有触而起，其意、其辞、其句，凭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尝言之，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这种创作状态，跟史蒂文斯说的：“诗歌必须是非理性的”；“诗歌必须是比心灵的一种构想更丰富的东西。它必是自然的一种揭示。构想是人为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读一首诗应该是一种体验，就像体验一种行为一样。”具体说到比如她的《关于一条河流的幻想》，起笔就是非理性的：“我出生的时候/她就在那里/做着梦/我比她长得快/从河里走出黎明/晚风、雨季、河神/多次面对/河流/水草的诱惑羞红少女的脸/干渴的嘴唇打不开彩色的蜘蛛……”再如《忏悔的鱼》“引诗”，也是这种非理性的玄思。当然，杨蕊的文学是散文起步的，她的散文的秩序感，必然会支撑着诗歌的脉络，但首先是要保持诗歌的直觉取向，否则就会流于过于说白或散文化，如《遗失的春天》类似的诗，就显得平淡。于此，说点诗歌的体验问题。有的诗歌题材很大，写大地乡土伟人英雄什么的，这种多是靠资料出品的，很难有优秀作品。如《奥德休斯记》那种史诗，移

开了那时人刚从自然里苏醒过来，把自己混同天地的灵性，到处都是神秘和传说，才会有那种作品。而现在举国诗写的搞怪的大诗，都是赝品和宣传。所以表达个人体验的诗，才具有内外率真的不可替代性，加上形式的提炼，必会有很多好诗。

杨蕊的诗，多是基于个人体验的，她在生存际遇上，不管它幅面的大小，总是在表达生活感受，这是诗的正路。而且，从诗学技艺来看，她对情景、意象、语言应用，一般是处理得好的。这些，读了她的这本诗集，都会认可。说了杨蕊诗歌的所长，也说了她的诗的程式。她的诗，多写得流畅、自在，然而和多数女性诗歌相似，喜欢抒情，这样在方法上就显得类同。而现代诗在取向或形象的变化，已难以界定，手法多得千门万类，连布罗茨基的《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读毕晓雪的《鱼》，读里尔克的《豹》，读希尼的《挖掘》等，都可以看出提供的状态和叙事功能有多丰富，其实现代诗的样式早就已经洋洋洒洒，勃然如海了。杨蕊的诗的词语，常常是容易出诗味的传统风月土壤爱情的那种，这是在词语上提醒学会用些不入诗的诗，其实是拓展体验的另一说法。体验无关大小，刚读了新诗奖得主格利克的《走廊》，她能简单的题材写得那么曲折饱满，家室的细节，婚姻的偏倚，是需要开拓的，这有赖于她的阅读、体验和诗歌的进一步认知，这其实在她的词语基础上，在她的敏感天赋上，这种拓展是不难的。把真正的好诗留给期待的读者，如《夜归人》《亲人》《绿石》等，加上一些耐人寻味的句子，是能让我们在杨蕊的诗集里感受到玄妙和快乐的。

以油画《山海经》画出云南新山水图像志

徐玉玲



黄辉画作

新时期以来，作为西方舶来的油画艺术，学术界大力提倡中西结合，“意象油画”如中国画的“写意”创作，大受追捧。与此同时，艺术创作的时代性、地域标识性、人文和民族文化元素成为学术焦点。云南人黄辉超前的当代艺术观念，促成他成为这一创作潮流的践行者和先行者。

玉溪籍的黄辉16岁离开家门，到昆明云南艺术学院附中就读，至云艺本科整8年。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一直都是美术教师，之后到北京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

他很喜欢自己的职业，喜欢桃李满天下的感觉。作为艺术家，他从不忌讳谈论画技。他认为一个造型艺术家，没有最基本、全面而又娴熟的造型技能，无法教授学生绘画艺术。黄辉初期的创作方向是西方表现主义。他的画色彩干净明丽，画面充满青春活力，透着自由烂漫的想象，赢得了圈内外关注。

新世纪之初，他参加了一个韩国油画艺术展，期间与韩方观展者讨论时，对方说他的画没有中国文化元素，没有云南特点。一个偶然的提示，一句话，冲击了创作上正处于踌躇满志的黄辉。他回国后毅然停下画笔，在纠结中思考了很多，经常与同是大学教师、西方哲学专业的妻子讨论画作的常规，尝试客观理性思考先行。并提出在中国浩瀚的书山学海中选读文本载体，借鉴其中的文化体系进行创作，重要核心是回归本土，梳理适合自己创作发展的云南文化源流。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筛选，黄辉选择了《山海经》作为他油画艺术的题材元素。因《山海经》非一时一人所著，诸多版本，他偏爱编撰于汉代的版本。一部囊括了中国古代神话学、地理学、民族志、宗教信仰、自然科学和医药的百科全书。书中不仅是神话，也是山水人文、自然科学、哲学的范畴，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他对其中描述的古人、神灵、医药学、神话、宗教或奇异生物等内容非常感兴趣。

黄辉花了10余年时间，边研读不同版本的《山海经》典籍，边创作了近40幅《山海经》系列油画。他于2019年5月在昆明871彼岸美术馆以“无限的想象”做了系列专题展。让观众从《山海经》展览作品中，看到了与众不同的视觉图像。看到了画家层出不穷的多元形式，一个80后心中“动漫”的山水花园。其创作手法大多采用小点、小方块、小圆圈构成，融合西方油画表现性，嫁接了中国画的平面特征和笔墨意味，云南少数民族

在精神洗礼中激发奋斗动力

——“书香政协”读书活动记

李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苦难、获得辉煌的壮丽画卷。为全面落实推动省政协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按照省政协“书香政协”委员读书活动要求，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以中国共产党党史学习为主题于7月30日在云南政协移动履职App“书香政协”栏目组建了为期一个月的《苦难辉煌》读书群，组织全体省政协委员参加网上读书活动。

不能深刻感悟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法国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苦难，既是警示，更是鞭策。这是此次读书活动向省政协委员推荐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撰写的《苦难辉煌》一书的动因。

为切实开展好读书活动，省政协提案委员会认真组织省政协委员学习《苦难辉煌》这本书，从书中感受中国使我们的伟大，感受中国人民的力量，不断从学习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初心使命。为了组织好委员参加读书活动，提案委利用省政协网站为每位委员发出了学习通知，同时书面通知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参加学习，积极讨论发言。为了便于委员阅读学习，提案委在提供书籍电子版的同时，还为每一位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各处室购买了书籍，为确

刺绣机理铺成，民间手工艺等多重技法呈现天空、山脉、大海的维度空间，画面接近游戏，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延续，创造了令人脑洞大开的奇丽世界。

在此创作研究期间，黄辉有幸接触到了云南学者的“扶发云南西部说”“途经云南的现代智人”“抚仙湖水下遗址出现史前易学证据”等观点，从某个角度佐证了《山海经》与云南的文化渊源。黄辉欣喜万分，更加坚定了这一创作课题。他创作《山海经》之初，并没有想到云南与《山海经》有这么多关联，自己的家乡也是《山海经》中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因此，在《山海经》的系列创作中，他着重体现了云南民族民间艺术元素与现代油画的相融与碰撞。

黄辉在坚持画《山海经》的10年过程中，经常回望自己被父母“放养”的少年时代，读书对他不是太难的事，每个周末都要骑自行车，到离家不远的星云湖游玩。那些在水葫芦等各种水草中穿行，跟小伙伴嬉笑打闹，拿鱼摸虾，摘莲花玩赏，下雨头顶荷叶，肚子饿了吃莲蓬的快乐时光，是他早年在纸上涂抹最多的图景。没想到这些成长中的生活场景，早已融入骨血，被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融入《山海经》系列油画。画家艺术与生活的高度重合，诠释了黄辉有意识的创作思考，在无意识状态中自觉画入《山海经》山水家园。他从感性画到理性的历程，再通过理性思辨来表达感性的认知，最终是在画自己心中的《山海经》，画一个艺术家的理想世界，画他冥冥之中的家乡，画他自己的家……

黄辉画《山海经》，主要以“山经”、“海经”、“天空之城”为主要系列。图景中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天马行空之想象均由不同的图式和色彩构成，并采用鲜花衬托，凸显漂亮的视觉张力，整体创作表达极具中国之大意蕴。如《春暖花开之-山村遐想》《春暖花开之时-时光安好》新作，2019年的“山村遐想”给人予天地共融的恢宏画面，凸显人间万物吸取大地养分，希望在大树上成长的勃勃生机。

2020年的“时光安好”是在今年疫情期间，画家通过密画的画面，利用书法线性的线条，连接不同色块，穿插交错表现因疫情天天呆在家里，看窗外空阔无人大街的那份忧伤和压抑。画家采用中国文人自然与人文的成分很重，建议他今后的艺术创作，是否可以抛弃主观体验和感受入画的常规，尝试客观理性思考先行。并提出在中国浩瀚的书山学海中选读文本载体，借鉴其中的文化体系进行创作，重要核心是回归本土，梳理适合自己创作发展的云南文化源流。

假如有人问黄辉，你的画色彩这么鲜艳，会不会太装饰了？且你画得这么繁复，不怕出现匠气，削弱了艺术气息？他一定会恬淡又旗帜鲜明地回答：我不仅画得繁复，还细腻，且乐在其中。因为细碎的繁复，是构成《山海经》图景世界的必要色块，也包含重现不一样的“海市蜃楼”之景象。其二是繁复的色块能烘托精准的造型画面，加之借鉴了一些印度唐卡的艺术风格，彰显自己作品多彩繁盛的辨识度。其三是精准的画面造型，直接的绘画方式，是为了保证干净的整体画面和色彩纯度，为了有机会可以把这些油画制作成视频动画，具有系列镜头的影像视觉品质。所以，我画得很慢，还在画里讲故事，以确保二次元动漫创作的生动性和造型立体感。

《山海经》创作中开创了黄辉的艺术语言。我们期待他之后的创作把云南绮丽的山川地貌转换植入遥远的《山海经》艺术里，以缩短画与时代与人的距离，让画跟人更亲近一些，让艺术更贴近人民生活。期待更多的民众走进黄辉的《山海经》系列创作，体会他独特的想象力，理性的创作能力，享受他独具特色的艺术之美，为云南增添具有无限想象艺术魅力的新山水图像志。